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国文献丛刊

黄杰著

# 海外 羁情

留越「国军」纪实



中华书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国文献丛刊

黄杰著

# 海外羁情

留越「国军」纪实

中华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外羁情:留越“国军”纪实/黄杰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6.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文献丛刊)

ISBN 978-7-101-11175-0

I.海… II.黄… III.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国民党军-史料 IV.E296.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1295 号

- 
- 书 名 海外羁情:留越“国军”纪实  
著 者 黄 杰  
丛 书 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文献丛刊  
责任编辑 张荣国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 毫米 1/32  
印张 9½ 插页 2 字数 160 千字
-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175-0  
定 价 38.00 元
-

## 自序

一九五三年夏，率孤军归自越南，其所遇之酷，所历之险，为平生所未经，不能无一言以纪。乃于军书旁午之际，匆草《海外羁情》一卷，俟之异日，再付梨枣。

阅十年，徇旧时袍泽之请，将草稿略事增删，交《传记文学》次第刊载。又十八年始得余暇，再作整理，敬列蒋公亲笔手谕及篋藏照片之可资忆念者，连贯成书，然亦不遑藻饰，盖实录也。

我留越官兵，羁戍炎荒，历时三年又半，当天倾日丧之会，遭骨肉乖离之痛，风涛惊骇，曾不知何以自存，独特此耿耿精诚之寸衷，与数万将士相对于断港绝航之域。仰赖蒋公德威远庇，卒获全师而还。回首前尘，恍如隔世，而中怀所感发追慕者，固不仅夷险之情已也。

一九八二年七月 黄杰

# 目 录

自 序	/1
海外羁情	/1
受命危难之间	/1
风雨南征	/21
假道入越	/42
羁 困	/66
南移富国岛	/76
专使来慰	/87
绝食抗议	/104
匆促的行程	/109
不同寻常的函札	/128
一抹游痕	/164
羽檄传来	/181

周密的计划 /184

归    帆 /190

附录一 留越诗稿 /205

附录二 黄杰自述 /211

附录三 先君先慈百龄诞辰书感 /239

附录四 抗日战争的回忆 /245

# 海外羈情

## 受命危难之间

三十八年夏天。

共军已越过了长江天堑，江、浙、皖、赣，相继失掉。

大批共军攻击的目标，正指向湖南，华中长官公署准备作退守广西的计划。湖南方面的军政负责人，被“和谈”的毒饵所麻醉，大做其“保家保命”的迷梦，三千万人民为逆转的时局而困扰，彷徨骇顾于十字街头，没有一个不感到大祸将临！

九个月以前，我以国防部次长的身份奉调回湘工作，兼任第五编练司令部司令官。这时，编训完成的三个军奉部令拨归第一兵团指挥，第五编练司令部奉命结束，匆匆摒挡，准备到广州去就任原职。

到广州才一月，参谋总长顾祝同上将要我改任参谋次长，

接着又要我去接替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宋希濂的职务。顾上将是我在黄埔时的老师，也是追随多年的老长官，很希望有机会为这位忠厚长者分些忧劳。可是，外调的使命，我又没有理由拒绝。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当国家需要我的时候，不应该考虑到个人的出处。于是，我毅然接受了外调的使命。

这两个职务，还没来得及及就任，却在几天之后，奉到一项戏剧性的差遣。这差遣包含了“游说”与“迎驾”的双重意义，也为我个人再回湖南工作播下了远因。

七月三十一日，我刚从香港回到广州，政工局长邓雪冰兄在机场迎接。他告诉我：行政院阎百川院长要我持专函到长沙一转，邀请程潜来穗就任考试院长。

程潜自回湘主政以后，自称“湖南家长”，对中央的态度即非常暧昧。最近从各方得来的消息，他正与共党进行所谓“局部和平”的谈判。中央在此时发表他为考试院长，也就是作釜底抽薪之计。我与程潜并无深厚的交谊，事实上能达成任务的希望很小，但是为了挽救湖南的命运，我还是愿意身入危城，尽其棉薄。

经过一番商量，决定于翌日起程回湘。同时分访邱毅吾、邓雪冰、张真夫、杨继荣诸兄，研究湖南军政各界最近的动态，以及可以利用的各种人事关系。

八月一日清晨，偕同雪冰兄乘追云号专机飞湖南。九时四十分抵达衡阳，晋见华中长官公署白长官后，继续飞长沙，



十一时四十分到达。

机场的四周，警戒森严。除了两辆吉普车停置在机场，供我们乘用外，在长沙的同学和朋友，竟无一人露面。步下飞机的第一个预感，就似乎有点异样。

我们的车子，驶出机场，一直开往省政府所在地。陈明仁在楼梯口迎接我们，他是第一兵团司令官，最近又兼代省主席的职务，可说集湖南军政大权于一身。他和我与雪冰兄都是黄埔第一期的同学，和雪冰还是醴陵同乡，至于与我的关系，更加密切。近二十年以来，我们常在一起，我任第二师师长时，他任参谋长，在滇西抗日战争中，他是最器重的一位军长。照常理来说，旧友重逢，该表现得多么愉快，又该接待得多么殷勤。然而，他的脸上失去往日的热情，他的手上也失去了往日的劲劲，一言一笑，都显得十分尴尬，而眉宇之间，尤充满着一种凄苦之色。使我意识到陈明仁正陷入痛苦的深渊。

我来长沙的任务，是专诚迎驾。入座后，即宣告中央邀请程潜出任考试院长的意旨，希望立刻可以把中央的意旨转达给他。不料，陈明仁的答复是程潜已于前几天离开长沙到邵阳去了，现在行踪不明。这自然是程潜避而不见，见不到他的面，我们的任务，便无法达成，此行也等于白跑。但我仍想利用我在军队中的关系，和一些旧时的袍泽见见面，剴切地告诉他们在危难之际所宜采取的自处之道，同时，也希望和陈明仁作一次恳谈，要他珍视过去抗日“剿匪”用自己血汗换来的历史，

不可昧于时机，自陷不义。

这时，我已察觉到陈明仁的神情，十分沮丧，在他那深锁的两眉间，似有万千心事，道不出来，无疑已到了话不投机的地步。在沉闷的气氛中，用过了午餐，即匆匆告别。像来时一样，陈明仁送我们到楼梯口止步，我们仍乘两辆吉普车离开省府。

整个长沙城，像是披上了一层恐怖的外衣，死寂得使人发慌，商店半开半掩，格外显得萧条冷落。这是我的故乡，面对着如此悲怆的景况，不由得童年时的往事，一幕幕地浮上心来。青翠的麓山，碧绿的湘水，都是我童年钓游之地，永远渗透着我的感情……想到这里，我的心境，分外感到沉痛。

下午五时半，偕雪冰兄飞抵衡阳。立刻晋见白长官，并与广州方面取得联络。我用电话向顾总长报告长沙之行的经过。晚餐时，收听广播，才知程潜已明目张胆地投降共党了。

提起程潜，这人的一生行径，多疑善变，更特别重视个人的私利。他自从竞选副总统失败以后，怀着一腔患得患失的心情，回湘主政，对中央早存携贰之心，他的变节投敌，不难从其贪图私利的个性上看出一些迹象。可是，我却未料到刚在四平街打过一场硬仗的陈明仁，竟也是串演这幕悲剧的主角之一！

长沙的变乱，虽然使阻遏共军南进的军事形势，受到很大的影响，但就整个湖南而言，只要把位居中部的邵阳控制得住，辽阔的湘西地区，仍不失为进攻退守的根据地。这时，

我觉得我有责任拯救家乡的沉沦，必须投袂而起，同时，也料到邵阳以西的我军部队，必不肯自毁他们的奋斗历史，去投降“敌人”。可能因为周遭的环境恶劣，迫切需要精神上的支援。如果我及时赶去，必定能够增加他们坚忍奋斗的勇气和决心。因为，这些部队的干部，大半是我的旧属和学生，又大都成长于黄埔革命的摇篮，尤以新近拨交第一兵团的三个军是我一手训练成立的，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他们经得住时代的考验。

于是，我决定前往邵阳。起程之前，先与驻邵阳的第十四军军长成刚中将取得联络。他的报告，证明我的料想没有错误。不过，他要求我缓几天再去，因为有一个师长企图“叛变”，还有一部分地方团队也态度不明，正在全力进行清扫。因此，我改变行程，在八月二日的下午二时，由衡阳直飞湘西的芷江。

芷江是湘西的重镇，也是湘西的政治中心，我要亲自了解湘西的实况，并且为将来控制湘西铺路。飞机于下午四时到达，湘黔边区绥靖司令官刘嘉树、芷江警备司令杨永清等均在机场迎接。

在湘黔边区绥靖司令部，与芷江各界首长举行一次座谈会。说明中央“戡乱到底”的决策，希望各阶层人士共体时艰，捐弃个人成见，先保持湘西为一块干净土，再进而规复全局。

在芷江盘桓一整天，与各方面作广泛的接触，我对湘西的一般情形，已有相当了解。这块被人怀疑带有神秘色彩的地区，其实并不神秘，而且民风淳厚，只因为天然的崇山峻岭，交通阻塞，才被人如此怀疑。

回到衡阳后，我全力注视邵阳方面的情况，得知湖南保安副司令彭杰如、湘西纵队司令戴文、第六十三师师长汤季楠等因受程潜的煽惑，投敌的迹象已经暴露，他们正阴谋夺取邵阳，与长沙方面呼应。这几个人也是黄埔的同学，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我总想对这几个误入迷途的同学，动以感情，进进忠言。于是，我和雪冰、智山两兄联名写信给彭杰如等，派专差送达，并且说明我们愿意前来邵阳，为同学们解决问题。

八月三日上午，邵阳警备司令魏镇有电报给我，欢迎我到邵阳去。但在下午二时左右，忽然接到彭杰如的电话，说魏镇已离开了邵阳。情况的发展，愈来愈迷离。不过依我的揣想，那边虽然是风风雨雨的摇摆不定，我们去一次，大概不致发生什么危险。

八月四日上午九时偕同雪冰兄晋见白长官后，即刻登机飞邵阳，十一时到达。我们的座机降落时，成刚中将的警卫部队刚到，他本人随后也赶来。在此之前，邵阳是被魏镇控制着，第十四军先头部队进行扫荡，把机场附近叛变的保安团队击溃，我们才安全地着陆。

下机后，举行了一次座谈会，这次会谈，有敌有友。各人都有不同的心事，在一种十分阴暗的状况之下，我反复说明当前的军事局势及在危苦之际国民党同志所宜体认的义命，绝不可受人鼓煽，而毁弃自己革命的历史。我谈话的态度极为诚恳，最后，严正的表示：谁同情共党，谁就是敌人，必须立刻离开邵阳。

座谈会结束后，成刚中将把最近邵阳方面的情形详细地向我提出报告：

一、陈明仁于七月廿三日先后召集第一兵团各军师长会谈，宣称：现在政府无能，军队力量薄弱，不能再战。生平知遇长官如程潜、刘斐、李明灏等都同情共党，决遵循其主张。因此决心实行局部和平，与共党签订协定，在协定地区内，共党军事政治力量不侵入。

二、陈明仁等与共党协定的地区为长沙、湘潭、湘乡、安化、新化、邵阳等县。允许共军由益阳、安化进窥广西。

三、邵阳的共党主要人为魏镇、谢慕庄、刘兴，左倾分子为汤季楠、戴文、彭杰如。

四、陈明仁可能察知其不附和“局部和平”，已下令将其十四军军长职务解除，派为绥靖副总司令。

五、汤季楠的第六十三师有两个团团团长于汤宣布叛变

时，率部来归。

六、第十四军各部队控制邵阳以西广大地区，严阵以待、随时可以接受战斗使命。

从成刚中将这六项报告中，证明程潜、陈明仁早在七月廿三日以前就已投降共党，只是时机尚未成熟，不曾正式公布而已。我这才恍然想到上次长沙之行，真是入了一次虎穴，能从虎穴中安然归来，又真是作了一次噩梦。至此，湖南的变乱情况，已经全盘了解。今后的问题，是如何从变乱中寻求安定，如何掌握邵阳以西的地区免于混乱。因此我集中思考在这些问题上面，同时把握有限的时间，向上级建议，作紧急处置。当日下午三时即乘原机飞返衡阳，向白长官具申我的意见：

一、明令成刚中将兼任邵阳警备司令，全力清扫地方叛乱部队及安定后方。

二、派丁廉少将为邵阳行政督察专员兼警备副司令。

三、湘西纵队司令戴文免职，以副司令李秉纲升充。

四、第六十三师师长汤季楠免职，派第十四军副军长李精一兼充。

这几项人事上的意见，当即获得白长官的采纳，并以最迅速的方法下达命令。

我在邵阳时，曾详细指示成刚中将及所属各级部队长应付变动的许多方针。我相信湘中和湘西的局面，只要措置得宜，仍然安定得下。天下事都在人为，只要有勇气，有决心，拿得出办法，最困难的事，说不定就是容易的事。

八月五日，我和雪冰兄从衡阳飞回广州，向中央复命。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是迎接程潜，程潜既已投共，我们的任务，便也算是可以告一结束了。

到达广州后，立刻晋见顾总长报告此行经过，并且详述湖南的变乱情形。

湖南的变乱，震惊了中央。行政院彻夜在开会，商讨对变乱局势的应付办法。会议的结果，决定派我为湖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并兼任湖南绥靖总司令和第一兵团司令官两项军职。

当我获悉行政院这项决定时，我的感觉，万分惶恐。就目前军事、政治各方面的态势来说，可以形容为“百孔齐穿，千疮并溃”。在这样危疑震撼的状况下，去接受如此艰巨的任务，内心感到万分惶恐。然而为了支撑湖南那个摇摇欲坠的局面，我有义无反顾的责任，所以我毅然接受了回湖南工作的任命。

记得少年时读诸葛武侯的出师表，那时只是喜爱这篇文章的句子，并没有体会到武侯当日出师北伐的心境。谁知三十多年以前的读品，此刻对我发生了深厚的情感，武侯所谓“受

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也很明显地道出了我的一切景况。

我把重新组织一个省政府和两个军事指挥机构的腹案拟定，并亲自起草三件电报，分呈总裁、东南军政长官陈诚将军、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先生，报告长沙事变的真相及受任新职情形。同时对省府人事上的安排，也和在广州的长官和朋友作审慎的研究。

八月七日上午十时，乘总统府专机飞衡阳，与白长官商量的结果，决定将省府设在芷江，绥靖总部及第一兵团司令部设在邵阳。

邵阳方面的不安状态，自我走后，渐趋好转。叛变的保安团队和左倾动摇分子，已经第十四军部队全部肃清，残余的叛军，向长沙方面逃窜。

湖南经过这次叛乱，虽大部分地区尚未“赤化”，但整个都在动荡不宁中，必须及时进行抚辑清扫的工作，因此省政府及两个军事指挥机构接着就宣告成立，省政交由民政厅长朱久莹代理，我则留驻邵阳，亲自指挥军事。为了迅速建立健全的组织，我于八月八日率同省府厅、处长飞芷江就职，并发表一项文告，揭示程潜、陈明仁被共党和谈的说辞所“蛊惑”，“出卖”湖南人民，其结果无异自掘坟墓。呼吁各界人士通力合作，共赴国难。

回到邵阳后，研究绥靖总部与兵团组织问题。决定绥靖



总部与保安司令部合并办公，并派定绥靖总部重要人士。

当日下午四时我又由邵阳飞衡阳，向白长官提出两项请求：

一、请令派成刚、王天鸣、熊新民为第一兵团副司令官，何竹本为参谋长。刘嘉树、王育瑛、蒋伏生为湖南绥靖总部副总司令，郭文灿为参谋长。

二、原有省府委员及各厅长，多已自动离职或附敌。提任李树森为委员兼秘书长，朱久莹为委员兼民政厅长，张中宁为委员兼财政厅长，鲁立刚为委员兼教育厅长，王力航为委员兼建设厅长，张炯、陈渠珍、杨永清、欧冠、蒋伏生等为委员。

经过连日来的奔走构想，省政府、兵团部、绥靖总部三个机构的组织问题和人事问题，大体上已经部署就绪。

接着，我的工作重心，便转移到第一兵团所属的部队上去。

第一兵团的战列部队，是第十四军成刚部，第七十一军彭锬部，第一百军杜鼎部等三个军。第十四军和第一百军，是我三十八年春兼任第五编练司令官时编练序列的部队。第七十一军是我三十三年秋任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时指挥序列里的部队。这三个军的干部，都与我在战场上共过患